

淨

德

集

三



淨 德 集
(三)

呂 陶 撰

淨德集卷十六

論

西漢論

善治天下者。必觀諸時。而不擇事之難易。蓋天下之事。有遠近大小之別。而無難易之定體。惟其時不可爲。則謂之難。時可爲之。則謂之易。昔者聰明睿聖之君。賢智才能之臣。未嘗不欲舉其遠者大者。而行於天下。惟值乎時有不可。而遂不爲之。當時深有不足之心。後世亦爲之惜。然則時者治之端。人君之所詘伸也。夫時有不可而不爲。則固足惜矣。時無有不可。而亦不爲。則仁人君子。謂之何如。嗟乎天下之事。多失于此。而莫能臻夫極致。王道所以不及於古。而生民有不幸也。秦之將亡。禍流四海。嗷嗷之民。求息肩措足之地。而舉無所容。漢高帝仗義以起。誅伐無道。援而出之于塗炭。首除苛法。約以三章。數赦罪。屢賜爵。軍事勞苦者。復其田租。郡國多賦者。減其歲獻。鄉縣爲置三老。以帥衆爲善。飢者甘糟糠。寒者利短褐。故得望之如雲霓。親之如父母。以布衣一劍之任。五載而成帝業。然當此之時。去周末久。三代之宏規遠略。遺文舊制。與其民之耳目相接。疑其猶有存于天下者。以新造之天下。而乘民心之初得。苟能講求一

二、少倣而用之。則愚者不以爲驚。智者不以爲迂闊。然而不能者何也。十二年間。寇難未盡平。法度未盡立。而未暇及之也。故高帝之政。不過前之數事而已。至于文景以恭儉養民。孝武以雄才大略致治。皆處大有爲之勢。而亦不能者何也。非時之有不可也。彼見高帝得天下如此之易。其所行者乃前之數事。而民之悅服亦已如此之易。則其心以爲治天下之道。不過如此而無難。惟不爲秦之所爲。而行高帝之所行。則亦足矣。蓋不察高帝之時有不可也。於是舍其遠者大者。而取其近者小者以行之。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。而除租釋賦以勸農。不敦引年養老之教。而歲賜牛酒以示惠。不遵賢能賓興之制。而務察孝廉。不施鰥寡有養之道。而惟行賑貸。不崇鄉黨庠序之訓。而增置生員以廣學者。不書德行道藝之美。而復其孝悌。以風斯民。是皆近而易行。不足以經遠。名爲治理。而曾無其實。使三代之道。邈然不可復見。政教益苟簡。風俗益偷敝。可不惜哉。是故仲舒譏其不能更化。賈誼痛經制之不立。王吉以爲未有萬世之長策者。此也。昔唐太宗與房杜議興禮樂。而曰有志不就。古人攸悲。時難得而易失。朕所以遑遑也。嘗三讀而歎之。苟易地以處。則西漢之風。豈有愧于三代乎。

東漢論

天下國家之權。不幸而爲小人所乘。則生民受敝。社稷有可憂之漸。于是忠臣義士。痛心切齒。合謀共力。犯大難而攻之。攻之而勝。則天下賴之以安。攻之不勝。則繼以死而無憾。然其勢常不勝以及於死。天下

從而悲之。竊嘗攷求成敗之迹爲之深思遠慮。而見其亦有可禦之策。不必犯難以攻。而使之不可勝。蓋先幾之謂也。夫小人而能竊天下之權。則安有無故得之者哉。其始也。蓋天下有不幸之事。君子不爲之辦。而小人辦之。幸而有成。以爲其功。以固結世主之意。于是氣燄熾烈。而黨與盛大。後之人君。生於深宮。溺於近習。熟聞其說。而謂斯人之足以辦吾事也。則又從而親信之。故天下之權。爲其所乘。至於喪亂。而不可解。世之君子。既有扶衰持危之心。盍先天下之憂而爲之謀。使辦事在我。而收功不在于彼。深防其源。痛遏其流。則奔衝決溢之患。不及于後世。豈有因之而遂喪天下者哉。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辦其事。由是功不在我。而在彼。既以啓其強梗之漸。以遺後世。及夫權移勢立。而乃與之力決勝敗于死生之際。多見其重不幸也。此譬如以百金之劍。授於盜賊。逮其行劫。有人焉。一旦竊不平其暴戾。敢持挺而搏之。反至于死。死之者固無愧矣。授之劍者。安可逃其責耶。東漢宦官之盛。自鄭衆始。衆之盛。以和帝幼弱。而有誅竇憲之功。其後國統遽絕。母后臨政。孫程定立順之議。曹騰參建桓之策。朝廷綱柄。盡付其黨。陳蕃何進竇武之徒。懷憤奮發。欲清妖祲。而不免殄戮之禍。劉氏龜鼎。由此淪失。使誅憲立順建桓之事。當時將相。能收其功。而不出于三兇之手。則姦佞之勢。豈遂滋長而至是耶。忠臣義士。亦未遽然爲之死也。唐之宦官。亦大類此。自輔國元振之後。其徒日益肆橫。而不可禁。然二人者。其始亦有實應定策之功。故其終乃有甘露之事。此前世安危成敗之明驗。炳然可見者矣。嗚呼。功者忠義之實也。君子之所宜有。非

小人之所可居也。小人而居功。微則利己而害物。巨則至於亂天下。豈獨宦官而然乎。有天下之大節者。然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。幾微付畀之際。敢不慎哉。師之上六曰。大君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象曰。小人勿用。必亂邦也。夫處師之極。爲衆所歸。以大君之命。而有開國承家之事。豈小人而可用乎。此聖人所以深明夫治亂之大計也。

魏論

善計天下之安危者。必審其利害之兩端。而不泥于懲戒之偏說。思其所以爲利。則防其所以有害。蓋有其道可施于安。可施于危。使天下之變。不能乘間而發。是之謂知本。天下安則內足以制外。天下危則外可以禦內。此利害之所宜審也。彼徇懲戒之偏說者。見其利而不知其害。可施于安。而不可施于危也。蓋天下之變所起有二。一曰諸侯之強盛。二曰大臣之持權。強盛則爲外憂。天下所以漸亂。持權則爲內患。天下所以速亡。此二變者。有內外遲速之異。世主豈可不察哉。然則所謂更相制禦之道者何也。曰修法度。慎政教。足以杜強盛之漸。固蕃衛。完形勢。足以破持權之姦。周之始封八百餘國。有賦足用。有兵足戰。朝覲貢獻。莫敢先後而至。當此之時。未聞有不庭之國者。何也。有所服于內也。及其衰世。大邦千里。齊晉起而爲盟主。天子之尊。僅存位號。當此之時。未聞有擅命之臣者。何也。有所忌于外也。是故內有治政。則無慮諸侯之強。外有諸侯。則無慮大臣之橫。所謂相制之道也。昔之圖治者。不究于此。以爲廢諸侯則無

外憂天下可不僭亂。是安閒無事之策也。是不知諸侯之強。始于王室之不綱也。徒知外憂可弭之爲利。而不知內患無以禦之爲害也。欲去天下之僭亂。而反取天下之速亡也。其說豈不偏哉。秦懲周之所以亡。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土。獨收其權。以控制四海。纔歷二世。乃死于趙高之手。漢鑒七國之所以亂。推恩分國。以銷維城之勢。輕根易拔。危基易動。方百年間。乃爲王莽之所乘。世祖中興。失于遠覽。封建之制。日益陋。郡縣尸其政于外。臺閣總其務于內。宗室侯王。惟衣食租賦而已。啖孤之釁。遂爲曹氏之所窺。此三者皆外無所救。變生于內。而不能禦焉。曹魏之亡。何以異此。旣以詐力而得。又欲以詐力而守。無親疏無小大。未嘗以誠信待之。故于同姓之臣。尤爲猜貳。雖有疏封之名。曾無任爵之實。官屬則付以下才。兵衛則給其殘老。惠澤不流。科禁峻迫。貶侯削地。無歲無之。至有昆弟不得同路而出者。權輕勢弱。僅同匹夫。是故賊臣一施其謀。而魏之神器失矣。夫以任城之剛武。敢爲陳思之機慮。敏博而使之握重兵。據勝地。洎諸宗子。分列建置。以忠義同憂之心。爲膠固不拔之勢。處可以遏姦萌。出可以靖大難。則司馬氏安能遽遷其祚業哉。昔者朱虛之謀。倡于內。齊國琅邪之兵。待于外。乃能平諸呂之亂。由是而言。則利害之端。可見矣。惜乎魏之不監于此也。

晉論

晉之亂亡。議者談之多矣。或曰外裔盛彊。侵暴王室。劉聰石勒之徒。據有中原。兵寇乘風而起。徧滿天下。

惠懷昏庸。力所不制。乃有奔播之禍。或曰當時公卿大臣。宗尙虛曠。徇名而忘實。好清言而不可適用。姦雄之士。窺其所不能而攻之。乃底于敗壞。此二說者皆指其已然之後。而不究其將成之前也。今夫富家巨室。多蓄貨財。父祖處之有素。子孫亦能守其所積。苟不至于慢藏。則平居終日。安見劫奪之患哉。惟失其所主。而輕其所蓄。舉希世之寶。以寄諸臧獲。舍千金之貲。以委諸通衢。則盜賊肆志而奄有之矣。勢至于此。而不窮致寇之因。而乃責家人之不能禦寇。抑亦惑歟。然則劉石足以亂晉。而晉之禍不始于劉石之盛彊。公卿雖不足以捍患。而晉之亡不繫於公卿之崇尙。蓋天下喪亂之端。何嘗不自內起。人君失道。則姦民叛羌有竊伺之意。權臣擅命。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。此前定之理也。宜景之取天下。豈有分毫仁義以服人之心乎。索其始終。則皆天下之所不容誅也。然而得之者幸也。天下有以幸而得。無以幸而守。何則。其得以天。而其守以人也。武帝之于天下。豈非亦欲以幸而守乎。彼賈充者。魏之賊臣耳。而任託大事。與之婚姻。知惠帝之不肖。而不能處以大義。提四方新定之勢。而付授非人。則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苟安而已。固不暇深思遠慮。求爲千萬世之策也。旣而楊后得徇其愛。又以楊駿爲之輔翼。此數事者。足以啓竊伺之意。而激不平之心矣。亂亡之根。固已盤于朝廷也。是故自太康之初。吳人獻地。天下始一。至于永平。方十餘年。三楊被誅。賈后專政。宗室諸王。自相殄戮。中外觀釁。反者屢起。永寧而後。天子日有遷廢之慮。統緒之大。不絕如綫。是以元海父子。始建僭號之議。石勒之衆。繼爲寇孽。自是而下。中國之勢。四

分五裂。而天下之禍遂至于不可解。嗚呼。有武帝之不斷。然後有惠帝之閹弱。然後有賈后楊駿之暴戾。有賈后楊駿之暴戾。然後有宗室諸王之變故。有宗室諸王之變故。然後有劉石侵暴之禍。皆武帝有以導之也。彼武帝始爲之謀。則亦不謂其禍之至于此。惟其欲幸天下之苟安。而遂及之矣。周之王業。自后稷以來。積功累德。歷數十世。大命旣集。猶不敢遽然當之。及武王成王之際。則以周召爲之左右。聖人之欲天下之安也。豈敢有求于幸哉。經曰。慎厥終。惟其始。差之毫釐。繆以千里。又曰。國之將亡。本必先顛。其晉之謂矣。嗟夫。自古喪亂之端。未嘗不起于內。得失安危之相倚伏。可少怠而不思乎。

隋論

【案】此篇原闕。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于此。

唐論

隋唐之際。天厭亂久矣。高祖始受命。經營創造。天下略平。太宗宏謀遠算。以底大定。高宗昏庸。權移武周。中宗繼之。韋氏奪柄。唐之基緒。絕而後續。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。而不生于天下之變。豈待擬議而後明乎。然自天寶至天祐。始終幾二百年。變故數起。而遂及于亡者何也。迹其衰喪之端。蓋有四焉。一曰方鎮。二曰四裔。三曰姦臣。四曰宦者。四患之生。則又有所從矣。方鎮之患。生于倚之過重。而養至彊大。四裔之患。生于苟其爲用。而不復禁制。姦臣之患。生于聽任之惑。宦者之患。生于危難而賴其功。其生雖異。而其迹相表裏。內有以召。則外有以應。惟其明君忠臣。或禦于外。以定內之勢。或制于內。以成外之功。是以

亂而復治。危而復安。及其內外之患。并起共攻。而上下無以制禦。則天下崩解。而不可支。此唐亡之明驗也。藩鎮諸帥。分列四方。大者千里。少者數郡。建幢授鉞。犬牙錯峙。沿邊皆置節度府。范陽朔方。兵至十萬。威武相高。暴戾相勝。一旦窺伺國釁。卷甲而前。則中原丘墟。天子播越。亂根逆萌。既無以制。然後加之王爵。以安其意。賜之金券。許其自新。姑息繼世。幸于無事。此倚之過重。而養至彊大也。肅宗之初。志在恢復。西戎嘗引軍赴難。收復二京。亦賴其力。代宗時寇孽未殄。又嘗率衆討逆。既與之和親。又待以殊禮。西戎之性。暴而無厭。及大厯之際。吐蕃侵掠。屢至近輔。卒犯京師。此苟其爲用。而不復禁制也。明皇之于國忠林甫。代宗之于王縉。元載。德宗之于趙贊。盧杞。此聽任之惑。輔國元振。始建寶應定策之議。而宦官彊盛。此危難而賴其功也。國忠林甫既專政。乃有天寶之亂。縉載輔國元振既用事。乃有大厯之寇。趙贊盧杞既擅命。乃有奉天之危。此內召而應也。然天寶之亂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難。再造王業。而天下不遂壞。大厯之寇。則又爲子儀蕩平。而中原不遂失。奉天之危。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。以清妖祲。而王室不遂亡。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內之勢。德宗之季。以延賞之怨。罷李晟。以延齡之謀。廢陸贄。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。以兵授閹尹。當此時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。憲宗憤威令之不振。勇於撥亂。誅劉闢。執李錡。討王承宗。而不疑。一用裴度。則淮西之孽掃去。逆藩叛將。蓄銳喪氣。而思效順。穆宗之時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。朱克融之亂。復棄河朔。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。至于文宗。則守澄有勳。宗閔爲相。甘露之敗。京師喋血。當此時。姦

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。武宗以雄謀勇斷，抗舉國勢，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，破回紇，討劉稹，皆有成績，而寇孽不敢肆其暴。此之謂制于內以成外之功。僖昭之際，主德既昏，令孜復恭，擅執威柄，慮攜張濬輩爲之輔翼。既有沙陀之侵暴，又有朱溫之吞噬，則天下之勢固去矣。嗚呼！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，爲萬世之策者，安得不遠監而深慮哉。

五代論

甚矣天下治亂之不常，而爲君之難也。其始也，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。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，則喪亂之勢，如洪河之去其隄防，奔衝決溢，散漫四遠，流至百年，然後其患稍稍止息。方其安流而未潰也，可不深窮其源，而預慮他日之害乎？周之衰自昭王而下，諸侯之勢，日益盛強，齊晉秦楚，有國千里，以兵相攻，以地相制，大吞小滅，二百餘年，然後併而爲六國。又一而爲秦，秦不能守，纔二世而遷爲漢。天下至漢而始服。晉之衰自惠帝以來，四裔之勢，日益熾烈，劉聰石勒，乘王室之多故，裂中原而處之，擅王僭帝，倡爲禍首。四方巨盜如毛之多，接迹而起，百餘年間，天下分割，而爲國十六。又二百年，而傳之者七代，然後合于隋。隋不能守，未三十年而遷爲唐。而天下始定。唐之衰自穆宗而後，方鎮之勢，日益暴橫，兵強地大，盤結于外，亂根逆本，深不可拔。百餘年間，唐祚因之以亡。唐雖亡，而其遺毒餘烈，存于天下，奸雄藉之以盜神器，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，底于喪亡，壞敗之極，聖人出而天下始安。嗟夫！此三亂者，其源

之從來甚長。故其流之所適甚遠。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。夫五代干戈之事。固不足議。惟以其去唐最近。而于今不爲遠。亦可撫其既往之迹。而著爲監戒。以杜萬世之患焉。昔者唐之禍。旣始于方鎮。終于盜賊。而遂爲梁之所乘。自梁以來。以亂濟亂。其覆亡之端。則與唐無異。或以將帥之跋扈。或以外裔之侵迫。繼之以驕悍之兵。滿于天下。而不知所以禦之道。是故或變于外。或潰于內。而不復支矣。國家蕩除根芽。混一區宇。立成法制。思與萬世爲利。罷藩侯。銷武力。將帥之臣。受成于內。雖擁兵專閫。而未嘗敢擅威福。凡進退出處。惟天子之命是從。求其跋扈之狀。固無有也。然而外侮驕兵之勢。則志士仁人。竊以之爲憂焉。以後唐之亡。驗之。則悍兵可不爲之防耶。以石晉之亂。推之。則邊圉可不爲之備耶。失慮于一日者。召患于百世矣。詩云。殷監不遠。在夏后之世。書曰。無若商王受之迷亂。酗于酒德。夫詩書之所戒。必稽稱衰晚。假譬近事。至于賈山獻書漢帝。而又借以爲喻。其言最號明切。然則條季末之迹。爲隆盛之規。豈非聖賢之心歟。此鯀生所以畢其說于五代也。

淨德集卷十七

論

發蒙論

聖人之作易也。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。而歸之於人事也。歸之於人事者。蓋示人以進退用舍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。俾夫深思而遠慮。詳慎而善應。擬而後言。議而後動。不失其正而已矣。故六十四卦之相受。以用相濟。循環適變。而無窮已。一卦之設。各言一時之事。而立其宗主。以成天下之務。六爻之別。各象一人之爲。而著其善否。以示趨避之宜。是以從之則爲亨。爲利。爲吉。逆之則爲悔。爲吝。爲凶。此乃易之體要。而爻之爲大戒也。蒙之爲卦。繼於剛柔始交之後。言萬物始生而蒙穉也。物之始生而蒙穉。而無有以發之者。則性命將安歸乎。故履蒙之世。陰必求陽。闇必求明。而庶乎發之焉爾。然則求之與發之者。抑亦有道耶。曰。求之者貴其誠。發之者貴其始。求之而不以誠。則巧僞之端萌。而不足以告也。發之而不以始。則愚昧之漸長。而雖告之不諭也。初六者。以陰柔之質。履一卦之初。比附於陽。近而相得。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。可以享初筮之告。而無再三之瀆矣。夫蒙之求發。而發之得其道。則善惡之變。萬事之理。可

以煥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。爲衆人之所信聽也。孰謂獄訟之難。而不可決乎。故曰利用刑人。用脫桎梏。雖桎梏之刑。亦能斷而脫矣。夫刑之施於治道。蓋民罹於惡。而後用之。豈君子之所樂者歟。或者以聰明辨察之資。而專之於斷獄。則非君子之用心也。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。非待民以善者也。是故蒙之用刑。止於正法而已。不可以長刑也。法正則分義自明於天下。刑不可長。則治以教化爲本。且一卦之象。一爻之作。而人事之取舍如此。易可謂深矣。

典獄監伯夷論

至哉。古之聖人。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。其仁且厚矣。其知本矣。爲之禮所以致中而納善也。爲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。大分別而莫不中焉。百志定而莫不善焉。則禮之教行矣。既中焉。無過可防也。既善焉。無惡可懲也。則刑之權去矣。然而其說曰。刑期于無刑。又曰。以殺正殺。則刑者果可與禮並驅爭鶩。而適於治哉。曰不然。夫禮者止邪於將然之前。而刑者禁暴於已然之後。且將然之邪。有禮以止之。則已然之暴。不待禁禦而自息矣。是刑之權。寓於禮而歸於治也。聖人者。樂民之蹈於禮。而憂民之蹈於刑。以爲禮者本也。刑者末也。二者之施設。率有先後緩急。夫豈非仁厚以待吾民。而知本者歟。昔舜之命九官。在伯夷則曰。汝作秩宗。典朕三禮。夙夜惟寅。直哉惟清。在皋陶則曰。蠻夷猾夏。寇賊姦宄。汝作士。明於五刑。以弼五教。欽哉。惟刑之恤哉。皋陶亦曰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好生之德。洽于民心。茲用不犯于有司。則命

官任人而措之刑禮也。皆適其宜矣。以舜之聖。皋陶之賢。而猶兢懼於刑罰。勤勞於告戒。以爲可失不經。不可殺不辜。則後之求平允於刑罰者。舍皋陶其誰準繩乎。迨夫周道中衰。生民多僻。穆王嗟風俗之陵替。而懷古治之不可及也。於是裁量揆敘。以應世變。訓暢夏典。參用輕法。至於戒飭臣庶。則曰司政典獄。非爾惟作天牧。今爾何監。非時伯夷。播刑之迪。夫伯夷典禮。而皋陶主刑。堯舜之事可見也。欲刑之平平。莫若皋陶之職之善也。然而日司政典獄。監於伯夷者。穆王之待天下。所謂仁厚知本者也。其有意乎成康之無刑也。彼四十餘年。圜圉空虛。措而不用者。豈特傷肌膚之效歟。禮樂之隆。教化之實也。吾將遠取夏法。以濟周治。亦庶乎哀矜元元。而進之以禮義也。彼伯夷者。以禮齊民者也。禮達而分定。則是非不以獄訟而自辨。廉讓不以刑罰而自勸。與其免而無恥。孰若有恥且格之美歟。舍伯夷將誰監乎。嗟夫。後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。而不知無刑之所以治。毅然持三尺之律。以較輕重。而欲求勝於斯民者。將告以是說。宜少愧矣。

聖人制富貴論

天之生斯人。而謂之靈於萬物者。蓋以有五性之動。七情之役。利欲之端。潛伏於中。而莫知其已也。然則何以稱其欲。保其生。而全其性命者。有聖人者出。欲思遠慮而爲之計。有所以養之。而又有所以節之。使之得其養。則足而不屈。使之得其節。則羣而不亂。統而言之謂之禮。散而言之謂之分。貴者安于上。賤者

適于下。尊者務于隆。卑者從于殺。而不敢以毫釐秒忽之利。汨于其間。自天下國家之大。至於閭巷閨門之微。持而守之。履而用之。晏然日以大治。而不知所以然者。皆聖人之功也。坊記曰。聖人之制富貴也。使貧不至於約。富不足以驕。貴不嫌於上。三復斯言。其知禮之本然乎。夫人之情。貧則患於約。而爭奪之慮起。吾有以給之。富則失於驕。而奢侈之患生。吾有以止之。貴則有嫌於上。而以爲不足。吾有以充之。使之各適其分。而中於禮。又誰憾言。以三代之制言之。則周爲最詳。周之制。天子之田千里。而諸侯之封有百里者。庶民之家。止於百畝。則免於饑寒之患。天子之居九里。而諸侯之城五雉。庶人之受田者。廬舍二畝。有半。而無風雨之虞。天子之服。以日月山龍爲飾。而卑者至於無旒之冕。一章之服。天子之食。十有二鼎。而賤者五十而後食肉。此豈非聖人所以制之之義耶。夫然故祿之天下而不爲多。養之以抱關擊柝而不爲寡。知其分義之當。不可以相雜也。荀卿子著書力言治道。至於分義之際。未嘗不丁寧焉。其說曰。辨莫大於分。分莫大於禮。又曰。分者義之別。又曰。禮者法之大分。與戴記之說。皆相表裏。而深明夫聖人制禮之本意歟。

聖王務行禮論

聖賢之所謂治道者。蓋有本末先後之異焉。本在於此。末在於彼。先者自治。而後者治人。詳在我者而先之。略在彼者而後焉。則人將以我爲君子。而從之矣。春秋之世。諸侯專威。彊者凌弱。衆者暴寡。不仁

以取勝於仁。不義而求先于義。舉天下之廣。而紛紛于目前也。責以本末先後之論。而能自治者。蓋亦鮮矣。幸而有賢人君子。以我爲之先。而以人爲之後。啓導其君。而使之爲君子者。亦可貴矣。楚之敵晉也久矣。韓起叔向聘之。楚子欲恥二人者。而求爲得志焉。故遽啓疆諫之曰。聖王務行禮。不求恥人。夫朝聘有珪。享覲有璋。小有述職。大有巡功。設機而不倚。爵盈而不飲。宴有好貨。殮有陪鼎。皆所以行禮也。楚子於是悟其言之是。爲之加禮於二子。而晉楚之好。遂因以隆睦。嗚呼。不有君子。其能國乎。以啓疆之一言。而救楚子之失。敦二國之好。利亦博矣。不然則晉楚之干戈。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。此遽啓疆之賢。能使其君之爲君子而可貴也。敢又從而廣之。以續左氏之意焉。夫中外之分。春秋所爲致嚴也。世之所謂禮義者。出於此不出於彼也。齊爲周之大國。禮義之出也。而曹伯來朝於魯。則惡而討之。故春秋書以示貶。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。嗟夫。齊中國也。一失而經貶其非。楚南蠻也。一得而傳述其是。皆遽啓疆有以導之矣。由是而言。則春秋之法有褒進蠻荆而同於中國之例。說者有以七等進退之文。推廣其義者。皆不爲妄也。夫爲天下國家。而不先自治。求以治人者。未之信矣。以遽啓疆之言監之可也。

君子思禮義論

人倫之大別有二而已。曰善也。曰惡也。善則謂之君子。惡則謂之小人。爲君子則天下莫不貴之。爲小人則天下莫不賤之。此無他。出於善惡而異也。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貴。而小人之可賤。則安忍不去彼。